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按照總包特別優待寄遞之報紙

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

第四百四十六號

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每月二角半年一元一角全年二元日本同其餘外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計算報資先惠郵費在內郵票加一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廣告刊例

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爲一格　每期刊資洋一元中縫全部洋三元六角零登照算長期面議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　美術及小說廣告面議

明星出現

蘇州星期爲文藝之明星每星期日發行現已出至十二號篇幅玲瓏巧小便於裝訂文字選擇精嚴優美無比爲趙眠雲范烟橋所編著述者如愛嬌指嚴紅蕉小青瞻廬枕亞雙熱磊狂扁雲芙孫君博忍庵綺緣規厂逸梅屏變家驥君珏菊高碧波吟秋林一無聊客諸名家均常有著作刊載誠星期憩息之良伴不可不看也

定閱全年價大洋七角郵費在內郵票可以代現定報處蘇州閶門外崇市星報館上海發行所望平街晶報館

請吸高等國貨金馬牌香烟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謹啟

心聲半月刊

鈍根主撰　豁公編輯

半月刊　十一月初一日出版

▲每册定價兩角　▲預定半年(十二册)計洋二元(贈梅花館主鄭文公碑小字堂一幅如須雙款請來函聲明)　▲預定全年(廿四册)計洋四元(贈劉豁公先生臨六朝碑四種屏條四幅)　▲本刊歡迎投稿　白話文言不拘　酬分二種(甲)現金。(乙)照相代價券及本刊　自一元至四元不等

總發行所上海南京路望平街口八十二號　心聲半月刊社編輯

上海五洲大藥房

樹皮丸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專治遺精陽萎腦力單薄神經衰弱等症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自來血
此藥自發明以來歷受社會所推許備有補血生精療治血虧癆瘵之特效性質和平無論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海波藥
清理血分善除人身內蘊毒質患花柳病者服之去污生新身清便凡疥瘡頑癬骨節疼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一元

伯庸醫院

美國人工太陽燈　專治搽藥無效之一切皮膚病

院址上海大世界西對面(電話中央一六二四)

房屋招頂

今有英界長浜路三樓三底石庫門一宅交通便利正沿馬路電燈自來水俱全裝飾全新如欲頂者請於每日下午三鐘後駕臨新世界大菜間向沈國楨接洽可也

患氣痛者注意　一服即愈　每瓶洋三角　每打洋三元

總經理上海河南路廿號永泰棧烟行

上等貨色　中等價錢

上海永泰煙草股份有限公司

農商部褒獎　無敵牌之出品

(1)各種牙粉　(2)各種香粉　(3)麝香生髮水　(4)杏仁規那生髮水　(5)麝香花露水　(6)各式牙刷　(7)炭酸鎂　(8)滑石粉　(9)凍瘃藥

總發行所上海小西門外家庭工業社

李仲乾書畫

臨川李仲乾中書健自號龝然居士顧所居曰時惕廣齋書畫篆刻於滬上其書畫克承家乃叔清道人能衣鉢昔黃長睿論王氏子能各得之 [illegible]

何槃叟　馮蒿叟　曾農髯　沈寐叟　同啓

大匯　健胃補肺藥汁

上海棋盤街屯鎮胡開文墨莊寄售

主治

大寒大熱　胸脹腹痛　痰閉不語　大小便閉　夜咳不止　風邪食滯

服法　每日一小杯三日即痊

小兒暈食便瀉　小兒喜啼易起　小兒多病體弱　小兒大便閉結　小兒傷食易滯　小兒將風抽搐　嬰孩每歸一圓

感謝靈醫

羅世雄

[illegible]

(一)病原

[illegible]

(二)症狀

[illegible]

(三)中西醫治療之經過

[illegible]

(四)聘羅先生時之情形

[illegible]

(五)羅先生治療之效果

[illegible]

(六)靈子術之一班

[illegible]

(七)治療余旅長之情形

[illegible]

(八)川人之渴望

[illegible]

(九)介紹之願望

[illegible]

(十)附記

[illegible]

邱華玉啓

十年癩頭十日愈

大包五角小包二角五分　郵票九扣　郵費加一

健胃補肺神效水

每瓶一元　每打十元

寄售處上海棋盤街屯鎮胡開文筆莊

本公司爲中國首創精製光學科學家配光最新式鏡片試驗目力之唯一 [illegible]

總公司上海英大馬路抛球場口　分公司各省各埠　電話三八九五

中國精益眼鏡公司謹啓

兜安氏固牙香膏

每瓶洋三角半

牙齒潔白　不但美觀　且益衛生　此膏質良　香雅以此　刷牙可免　一切牙患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謄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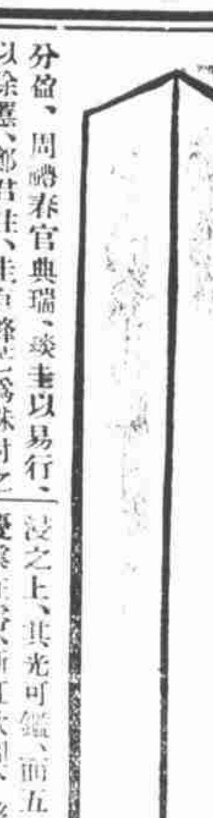
代吳子玉聞答老洋人的信

（丹翁）

老洋人你聽着、呸、他媽媽、你這種賊東西、本使咱還屑和你說話嗎、我一肚子的好古文觀止、無奈就拿駱賓王的文章來罵你、你也不懂、還是同你說兩句俗白話罷、本使咱登州、從前出過一個戚大將軍、大約你也曉得的、現在威風就是本使咱大、比本使咱大的、就算曹老帥了、曹老帥也還得要和本使咱客氣一點、便是外表比曹老帥還大的、也要和本使咱客氣一點、本使咱好比一隻貓、你們好比一隻耗子、耗子還能逃得過貓爪子嗎、不過貓睡着覺噂、讓你們亂一回、你們當眞的就抓本使咱的羊、還要寄信來和本使咱發囂、他媽媽、眞大胆哩、你們欺負百姓、本使咱那裏不曉得、實在百姓也可惡、我們爲國家拚命的練兵、他們就該寶貝貢女的報効點軍餉才是道理、報効本使咱他們不願意、報効你、他們到無法了、本使咱、是軍閥裏一個英雄、你也算綠林中一個好漢、英雄那裏不愛英雄、好漢那裏不愛好漢、把本使咱的宗旨、宣布一番、你可得聽話、如今的洋人、是惹得起的嗎、我不怕張作霖、却不能不優待洋人、你任意的把他們教士捉了去、算怎麼一回事、本使咱可以不打你、如果洋人一定要咱打你、本使咱也就無法了、咱們的餉、財政部裏簡直沒有個能人、永遠拿得不痛快、本使咱還要替財政部打多少主意、你們沒有耳朵嗎、算了罷、你只要不和本使咱要餉、咱幹咱的、你們幹你們的去罷、他媽媽

琰圭

（丹翁）



（圖小於器長闊各十分之五）

右圭以吳淸卿古玉圖考擋圭尺度之、兩邊長九寸、中長九寸七分又五、剡上由邊至中、一寸一分、闊一寸九分強、周禮春官典瑞、琰圭以易行、以除慝、鄭君注、圭有鋒芒、爲誅討之象、諸侯有不善使者征之、執以爲瑞節也、又考工記、琰圭九寸、注、凡圭琰上寸半、琰圭琰半寸以上又半、此圭之制、與周官鄭注皆合、來自關中、成周法物無疑、案中銳邊殺、斯成鋒形、若兩邊皆銳、而中作川形、卽與鄭注相牾、愘齋執川肖之圭以實琰圭、轉謂鄭君未得之目驗、甚以不狂爲狂也、琰之爲言炎也、光炎起也、火燄之形、中無有不銳者、玩韻會之說、益以證愘齋之不然、至其色澤之美、伊古未有、萘體水銀、浮於灰燼之上、其光可鑑、而五色繽紛、若慶雲在空、斷虹飲澗、啓蠶日眩、在握神搖、楚南那色之天、天台建標之霞、蓋未足喩其奇麗矣、玩而老焉、哀而聽之、實惟仁人、然後知吾鄉汪容甫之言、實非愚不可及也、尤物之移人如是夫、

與陳墨逡論金石書

（黃葉翁）

（上略）弟斷獄刀布圜法、非泉中之英雄也、弟非不愛英雄、時價往往以千金易一錢、弟已略變自主之義、不與亦不取矣、本上各拓、皆在衍篋中檢出、亦有他人所贈者、聊應命耳、先生深於禮經小學、大著古鉩大義、逃、必足壓倒前人、若拙著古鉩通釋、係由聚鉩文千數百品而得、弟嘗謂古鉩中無官名無人名、至始皇改制之後、既畫一文字、又限民間不得用鉩字、官及人名姓名鉩、貶以爲始於此時、齊魯古印擴、有帑縱方案棗厩印、記不淸字文、可信也、周官三百六十、何以鉩文累見司馬司徒司工、而司寇獨不見、何以多見公孫東方閭丘等複姓、何以多王姓陳姓、而姬姜子等著姓獨不見、此弟所以不信舊釋者也、弟肊以爲、止有敬事信行私封璽字、錯綜增省而成、又有左右二字不變、其大者自是官印、其玉者自是貴人所服、且三代以前、刀布圜金、皆鉩中之文、或周官所謂貨賄用璽節也、鄭君注、謂爲揭櫫、或據漢制以釋周事、殊有鑿枘之勢、鄭君記新莽大泉五十且誤、其言何可信、但鄭君自是通儒、後人本不敢望其萬一耳、鉩中敬字尤多、重文者、左右兩敬、已數百紐、三敬四敬五敬字者亦有之、弟確信其如此、三四年來、多方取證、入間弟鉩文何以稱敬敬、弟轉詰以彝器何以云册册、人亦不能答、實則册册、亦敬敬也、敬字左苟字中之口、實由絲變成、爾中司馬之印、卽彝器之冊、一縱一橫、其義一也、且璽中㞷字、今人皆釋爲之、實亦敬字、明王常集古印譜、有一敬字作敬、其明證也、漢舊儀、載天子六璽、曰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行信皆有意義、不應之字獨用助辭（中略）若璽中㞷字、則封字之省、㞷字亦然、齊刀背之㞷、卽封字、絕非艸也、彝器中多夾鉩文、當則以璽書命作者彝其文、今人誤爲不可識之人名者、璽文也、在文之首、或在文中、則王曰之下、若蔑歷之類是也、或在文尾、若告田之類是也、弟現增損其稿五次、擬以五年爲期、敵多證少、不得不如臨大敵也、（下略）

讀書樂

（幷序）（公耀）

報記國務總理王寵惠、與衆議院議長吳景濂、於交外大樓議席上、忽起衝突辯論不已、乃至互相辱罵、事甚有趣、其釁端之所由起、本極細微之事、吳謂天氣已冷、議院尙無煤火費、王曰、窮到這步田地、國務院中人、連飯亦將沒得吃、還說到甚麼煤火、彼此意見、已極不合、後又討論國會政黨問題、王遂痛論政黨分合之利弊、吳嗤之曰、此乃孫文之議論、何足爲奇、王曰、各國亦何嘗不如是、乃歷引外國學者之說、以證明己說之眞確、吳乃作輕視之狀、笑而答曰、此書本上之空談耳、王憤極、曰、我讀書、當然比你多、吳曰、甚麼叫做書、我不知道、旋又詰王曰、國會既反對你、何不下台、王曰、我幹不幹、與你何干、你能代表國會嗎、吳曰、我當然能代表國會、雙方辯論至此、已入短兵相接之境、王又對於近來政客之活動、挖苦幾句、吳遂破口大罵曰、『混蛋』、王怒喝曰、堂堂議長、在議會席上、豈可說此下流話、於是坐近王側者、知雙方不能下台、遂急將王拉開、打斷話頭、其事乃截然而止、然卽此寥寥數語、已儘够我俳詩資料矣、作讀書樂、

世上無如讀書樂。書中自有臺和閣。宰相須用讀書人。不讀書人毋乃作。王郎只道讀書好。吳先（先、卽先生之簡稱、秦漢人多用之）偏苦讀書少。自有生來惱讀書。那得冬烘到頭腦。頭腦冬烘沒奈何。團爐高坐儘由他。君今不是冬烘者。煤火何須用許多。開口忽爭煤火費。氣勢洶洶可可畏。坐擁紅爐作麼生。可憐未解書中味。政黨紛爭恒誤國。此理由來君不識。願君更讀十年書。毋徒咄咄來相逼。混蛋高呼四座驚。吳先陡作不平鳴。須知今夕衝冠怒。便是明朝倒閣聲。倒閣聲喧豈無故。書本空談何用處。人盡爲君抱不平。我獨勸君且毋怒。君將煤火去圍爐。爐火光中試讀書。請看書生爲宰相。讀書之樂樂何如。

讀了藍鑽石戒指ㄉ以後

（紅燕）

星期第三十八期有藍鑽石戒指一篇、是一件外國人在北京財政當局運動借款的事實、恰巧這件事、有和現在羅文幹私簽安利借款的事、有些相像、我聽見好多人、沒有當財政總次長、都說得怎樣怎樣的強硬、都覺我操守可靠、都是一絲不染、及至身當其境、竟沒有一個乾淨的、越是那些東西洋留學生出身的人、越靠不住、爲甚麼呢、這種東西洋留學生、他可以和外國人通同作弊、他可以秘密直接、不假旁人的手、此番軍警逮捕羅文幹、果然手續不完備、但是羅文幹私簽借款、不經閣議、不交議會、就算一無弊病嗎、像『藍鑽石戒指』中的宗小桂、也是個西洋留學生、大利當前、就忘却一切、我怕以後像這種事實眞多咧、說什麼學者、大概欲者占了多數罷、

京遊瑣記

（七）（悉公）

記翠微山文之簡括可喜者、莫聰定庵君若、文略曰、『翠微山者、隱者之所居也、山高可六七里、近京之山、此爲高矣、不絕高、不敢絕高以臨京師也、不居正北居西北、爲繖蓋不爲枕障也、出阜成門三十五里、不敢遠京師也、僧寺八九、架其上、構其半、廬其趾、不使人無攀躋之階、無喘息之憩、不孤峻、近人情也、與西山亦離亦合、不欲爲主峯、又恥附西山也』、叙西山形勝、曲折如繪、山本淸淨之域、且富精藍、足供遊客棲託、而貴人金多、乃復廣構別墅、疊屋連甍、丹碧相炫、朝局小變、輒見報端大書曰、某某避居西山、而勸駕使者、轟集綳谷、冠蓋相屬於道、半推半就、醜態百出、山靈何辜、遭此玷汚、爲之蹙額太息不止矣、余有西山紀遊詩一首、中間略點此意、不欲多寫、廬汚吾筆也、詩曰、

西山拱京師。肅立如捍衛。翠微據其腹。巖窔尤淸邃。盧師卓錫處。洞戶森窈窕。洞風嘯饑虎。枯樹猿臂义。霜紅隱叢綠。眢眼疑春葩。紫迴三百曲。直上凌烟霞。渾河落眼底。一綫穿寒沙。玆山起太行。支脈流荒遐。蜿蜒落幾甸。餘勢猶騰拏。爾來六百載。佛宇窮高奢。世移龍性改。代謝如空花。貴人身貴閒。亭榭徒增華。可憐淸淨域。車騎爭顚涯。帝鄉不可見。霧堞棲昏鴉。傷高歌五噫。弔古聞秋笳。

特別報告

（予舍）

梅蘭芳原擬陰歷本月十五由港回滬、在滬演浙災義務劇一天、昨自港電滬友、謂得京電、其祖母染病、卽將北返、過滬不能勾留、前議作罷云、

■大雄白事 鄙人近以勞頓致疾、醫囑轉地療養、故暫歸里、休憩數日、一俟頑軀粗健、卽行來滬、回社任事、特書以告海上諸知好、類行忽促、不能一一走別、幸恕之、

■各有千秋■

■名伶 吳富琴書

豔雪迴風 吳富琴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謄譯

愛克司光錄

（第二集）（涵秋）□一四七□

第五回 海誓山盟語自性中流出 刀光劍影禍從天外飛來

寶奇不由將個舌頭向唇外一伸、冷冷的說道、和女孩子打交涉、是一樁溫香軟玉的勾當、倒不曾見你使出軍人性子、動不動就砍掉人家頭顱、情海裏礁石最多、等待鬧出亂子來、再呼人救援、那可就嫌遲了、女孩子一顆芳心、是要用文火慢慢去鎔化的、一經動刀動槍、便算他勉強順從了你、也沒有多大趣味、我是替你通盤籌劃、相信呢也由你、不相信也由你、……露蘭經他這一頓數說、忽的凝神向他臉上打量了一會、暗想這寶奇到算得是情場老手呢、將來若留他和我們在一處廝混、恐怕除得顧景萍、他剪直也是我的一個勁敵、（噯呼、和小八反對、是殺身之道、和小八聯絡、也是殺身之道、世途莽莽、可爲寒心、 寶奇不足責、彼須於寶奇而不愼交者、夫亦可以恍然悟矣、）想到此處連忙換了一副笑容、向寶奇拱手說道、大哥發的議論、眞是字字金石、我委實佩服你極了、我適才原是和你取笑的、我們軍人、以愛國爲前提、以衛民爲目的、社會上一草一木、尙且不敢妄動、何況戕賊同胞的性命呢、請你放心、我將葛小姐全行當做朋友看待、斷斷不敢偶涉邪念、天日頭在上、你叫我罰甚麼誓、我都能發給你聽、…… 他說完這話、登時正襟危坐、眼觀鼻、鼻觀心、肅然致敬起來、好像那一班克己復禮的聖賢、非禮勿動的君子、還及不來他的學養、（妙絕、虧他做作得出、此吾所以甯遇眞小八、而不願接僞君子也）笑道、大哥未免太客氣了、我原知道你是遊戲三昧、偶然弄這事來和兄弟作耍、不過大哥雖然要遠那葛小姐、但是葛小姐見了大哥、一定不肯放鬆了大哥的噓、若再罰起誓來、豈非轉落了痕迹、……

某大慈善家之妾

（馬二先生）

滬上某大慈善家之病革也、自知將不起、乃邀其平日最相契好之某局董至家、以後事及家務諄囑之、某局董毅然曰、『交誼如我兩人、尙須囑託耶、』某大慈善家又嘆息曰、『小妾年輕、不知世務、誠恐其難安、亦惟老弟時加照拂、』因命女傭呼妾出、命向某局董展拜、某局董還禮之餘、睨之、甚美、因又慨然自任曰、『脫兄有不諱、諸事悉有弟在、』 某大慈善家氣促、點首稱謝心、從是日起、某局董每日必至某大慈善家問疾、且必親見某大慈善家之妾、而加以安慰、未幾、某大慈善家果死、某局董果爲之經紀喪務、纖悉皆備、甫三日、某大慈善家之妾已潛逃、某局董亦不加追問、然自是、對於某大慈善家之宅、足跡遂疏矣、厥後、徵聞某局董新納一妾、有見之者、謂其面龐逼似某大慈善家之逃妾、久之、某大慈善家之家屬、亦徵聞其事、詭之、不虛、卒懾於某局董之勢力甚大、不敢過問云、記者曰、某局董今方被政治上之嫌疑、而不料其乃有如是之醜事、或謂其生平艷史甚多、此特其一耳、是或吾見之不廣、然衣冠隊中、乃容此糞溷跡、抑又何也、

寒雲遷居

（屠林）

寒雲遷白克路侯在里新宅、賀客劉山農周瘦鵑外、多家門子弟、諸戲雜陳、頗極繁會、鼓書以白雲鵬所唱最佳、金小香姊妹、亦其次也、對聯有集浣花句云、旁人錯認揚雄宅、江上徒逢袁紹杯、余所擬、山農所書也、余又集浣花句、 對此不愁不爛漫、（對此今本作春光）於今爲庶爲淸門、下句似於家門尤切、惜倉卒不及書送耳、寒雲尙擬初八日召崑劇班、登塲自串、並擬召女伶金小樓串皮簧一齣、與致可謂佳矣、

最新陳列品

吉祥園中之翠蓋

（陵敎客自北京寄）

蓋叫天此次來京、所帶配角甚多、除李德山、祁彩芬、路凌雲、賈寶山、馬侈雨臣、靑衣薛蘭芬諸人、閒兪振庭春樵、爲蓋之老搭擋外、復帶有老生每日送洋一百五十元、由蓋自行開銷、第一舞台開鑼後、只邀小翠花貫大元兩人加入、便已成班、貫大元演兩日、以不欲與外江派同流、自行退去、小翠花屢次去滬、視爲故常、且貪每日三十元之戲份、遂仍演唱、上星期六、及本星期日、分包至吉祥園演日戲、特等售價八毛一吊、二等亦售七毛一吊、幾與楊梅合演、同其價值、詎上座僅只四成、余因友人之約、前往參觀、二時入園、台上陸紅冰正演打花鼓、殊無足取、隔座何雅秋在焉、雅秋爲票友下海之花旦、委曾絕佳、亦能花鼓、紅冰對之、殊有愧色焉、花鼓既畢、侈雨臣之文昭關上塲、着白綉花箭袖、復罩以白色綉花馬褂、極爲特別、意者其以子胥身膺大故、理應孝服歟、至其唱作優劣、吾不欲言矣、然都門舞台、竟有此等昭關出現、江河日下、大可傷也、李德山演大收關勝、別無可取、只大刀之鉅、幾似門扇、爲都下舞台所不經見、小翠花演鴻鸞禧、本係拿手好戲、無如去生丑之馬少山、朱少甫、純粹外江、討厭已極、致翠花亦莫由展其所長、翠花在花旦中頗負時譽、似此同流合汚、於藝術上必受影響、吾甚爲紹卿惜也、蓋叫天演大舞乾坤圈、爲都人士聞所未聞、比及出塲、大衆方知卽乾元山是也、蓋之哪吒、不見特長、其所新奇、卽在此圈、然舞圈亦實不見有何藝術之價值、兪振庭當時、在福壽班、與余玉琴常演此戲、彼時頗尙不惡、吾不知其覩蓋叫天此戲、作何感想也、

西冷雜汎

（湖鷗）

程豔秋于初三午車到杭、寓淸華旅館八十號、隨程來者爲文芸、袁五袁六、……第一日爲全本虹霓關、上座極盛、得佔座百分之九十三、當局淊觀者甚夥、 拱宸橋總統李湘君、亦輕車戾止、憑軾靜觀、 頗擊賞之、第二日爲雁門關、樊江關、有人謂程豔秋來杭、是『雙三關』、因連日皆不離一關字也、

菊訊

（屠林）

亦舞台此次聘余叔岩諸京角、劇資月二萬元、叔岩獨得五分之四、比夏間梅蘭芳來有加、可謂盛矣、本約初六到申、昨叔岩有電、託疾展期、或曰十二日宣統結婚、宮闈演劇、傳叔岩差、故不得行、未知然否也、王克琴出演共舞台、上座甚盛、三日劇目、『兩爲殺夫、（雙鈴記雙釘記）一爲殺子、（殺子報） 或言劉鴻聲昔以三斬著、（斬謖斬子斬黃袍）今克琴亦可以三殺稱矣、

■王廷珏作品展覽會小啓 鄙人癖嗜書畫、以俗務鮮暇、研習此道、惟退食之餘、輒喜弄筆、初以獨學無友未探門徑爲憾、後得滬上各名流如淸道人吳缶翁諸前輩、不時指導、稍有心得、然亦聊以遣情適性而已、何敢出以示人、玆承上海日本商業學校校長雅意慫恿、開會展覽、不揣譾陋、爰將拙作集成百幅、訂於夏歷小春上澣、開會陳列、就正有道、豈云待價而沽、聊覲以文會友之迹耳、尙祈諸君屆時惠臨、賞鑒犀照而邀眞賞、實所幸甚、 王廷珏謹識、

一時日、十一月二十五日（土）午后二時至午后九時、二十六日（日）午前九時至午后五時、

一塲所、崑山花園二二號日本人基督敎青年會館、

■誌謝 世界書局贈快活第二十四期、

一年有半

（第二編）（天笑戲述）□七七□

叔禮道、這有什麼可氣的、不理他就完了、秋萍道、你不理他、他倒要來理你啊、走進來、好像堂子裏的門口、比他從前出進的當兒、低了幾尺、還有同來的客人、吩咐做手們叫他太太、吃着那家堂子裏的粗做娘姨認得他的、便道阿嬀、這是阿…… 這個老太婆、要想把阿二叫出來、一想不好、連忙縮住口、但道嘎、現在是太太了、他臉上已經紅一陣白一陣了、自己知趣些、不大要開口、也就罷了、他却高談闊論、人家叫來的局、他還要批評、誰標緻、誰難看、後來我們一個姊妹、說這人我認得、他在雲老三那裏當小丫頭的、我們把雲老三叫來、坐他的堂差好不好、我說你們別惡作劇了、他無論怎麼樣、總是人家的少奶奶了、我們總是在生意上吃這碗堂子飯、何必同他計較呢、但是這種人、也自己不乖巧、你既然瞧不起堂子裏的舊時姊妹、何必再踏進來呢、素老四却從來沒有這種心思、還是和我們和和氣氣的、叔禮道、從前他在上海做生意的時候、我也叫他的堂差、後來在北京、也見過幾面、比了在上海、愈加豐腴了、秋萍道、有好幾個姊妹、不知怎麼緣故、到了北京、自然而然的會胖起來的、叔禮道、素老四此刻嫁了這個人、總算是死心塌地了、他這幾年來、可也吃盡苦頭了、不過依我想起來、他應該手裏也多幾個錢了、秋萍道、堂子裏的人、能多錢的人很少、就是多賺多用、少賺少用、他爲了龍老四的事、驚嚇是吃足的了、錢應該也刮得不少、後來眞大爺、包了他半年、每月是一千塊錢、據素老四說、在北京幾年、稍爲多了一二件首飾、其餘一些都沒有多、眞是一個人不知道一個人的難處、叔禮道、素老四丟着兩個王妃不做、倒也難得、秋萍道、這話我不懂啊、叔禮道、眞大爺不是個世襲的親王了嗎、要不是民國時代、現在誰也不趨奉這位王爺、龍老四在袁世凱時代、不是明明封過王爵的嗎、他現現成成兩個王妃不做、却只和你們小姊妹來往、倒是個平民主義呢、